

阅读时光

长征如诗。在以长征为题材的诗词世界里,有毛泽东同志创作的众多脍炙人口、激励人心的作品,还有许多参加长征的红军将领或记载战斗经历,或回忆战友深厚情谊,或歌颂伟大长征精神,写下了一首首文采飞扬、意蕴深厚的作品。这些诗词,既是慷慨吟咏,也是精神升华、信仰凝聚。

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90周年之际,用心品读长征亲历者创作的这些诗词,必将在我们心中响起铿锵之音、鼙鼓之声,激励我们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。

记长征·写实

翻阅长征亲历者的诗词不难发现,绝大多数长征诗词既洋溢着理想主义的浪漫,更深蕴着现实主义的真切,有的甚至是对某一重大事件的“诗词化记载”。

贵州遵义,遵义会议旧址。二楼会议室,桌下的火盆似乎还炭火熊熊。1935年1月一次生死攸关的会议,在这里挽救危亡局势、开启关键转折。

当时参加遵义会议的伍修权会后赋诗《七律·历史转折》:“铁壁合围难突破,春色苍茫别红都。强渡湘江血如注,三军今日奔何处。娄山关前鏖战急,遵义城头赤帜竖。舵手一易齐桨橹,革命从此上新途。”这短短的一首诗,形象生动地刻画出遵义会议前红军的艰难,以及会议确立毛泽东同志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后,大家看到新曙光的喜悦心情。

面对激烈战斗和巨大牺牲,红军将士“虽九死其犹未悔”,把无畏、乐观和坚定写成长征的诗行。

1935年5月,蒋介石调集重兵,企图利用天险大渡河,使红军成为“石达开第二”。危急时刻,红军坚决执行中央决定,官兵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,强行渡河成功。事后,聂荣臻激情抒怀,写下《吾非石达开》:“大渡河流险,吾非石达开。飞兵天际至,历史不重来。”这首诗豪气冲天,壮志如山,似龙吟虎啸,道出了红军必胜的信念。

忆长征·写情

总有一些人一些事,会穿过岁月的罅隙,留存在记忆的深处,就如长征中的那些人、那些事。

1961年7月21日,开国上将邓华重临长征路,抚今追昔,感慨万千,写下《忆

诗史相映忆征程

——品读长征亲历者创作的长征诗词

■柳 栋

当年:“一离米亚罗,直上鹤鸣山。岭高空气薄,风大天更寒。昔人行甚苦,红军不怕难。跋山和涉水,谈笑夺雄关。北上过草地,翘首望中原。我今驱车过,作此忆当年。”

开国中将刘志坚曾在回忆长征时,写下:“忆长征,双脚踏开路重重。铁流二万五千里,豪情壮东风。忆长征,三军大纛映日红。围追堵截奈我何?长缨缚苍龙。忆长征,一杯醇酒醉长空,多少战友今何在?远山草木青。忆长征,青史永垂创业功。长江后浪推前浪,接力有新兵。”

为兵而歌

——谈油画《爱在大海》的抒情性表达

■王 睿

2015年春,我在和平广场上海军节,军舰上悬挂满旗。那天,天边刚透出微弱光亮,舰上便忙碌起来。在班长带领下,通信班分组进行悬挂,旗帜很快升了起来,从舰艏到舰艉通过主桅,很有仪式感。这时光线也明亮起来,丰富变化的色彩在阳光下刺激着视觉,触发了我以满旗作为素材的创作想法。回来后,我凭感觉画了几幅初稿,尝试用油画语言,以热烈的红色调烘托节日氛围,主角是和平广场上的官兵。但由于认知体会的肤浅、技法的拙劣,这幅画始终没有找到理想的视角和表达方式,只好暂时搁置。

2016年因工作原因,我走访西沙永兴岛,参观岛上的军史馆。进门处有一张照片——碧海蓝天白沙滩,英俊的水兵与海鸥亲密接触(后来知道是鳐鸟)。这张照片带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,让我联想到不论是军港,还是航行途中,海军官兵时常与海鸥相伴。那一刻,对那幅被我搁置的油画,我似乎有了新的灵感。

2023年初的一个夜晚,我再次翻看2014年代职期间,在舰艇部队体验生活

参加长征的开国上将李志民也曾赋诗《江城子·忆长征》:“长征万里路迢迢,风萧萧,雨飘飘。浩气比天,干军势如潮。为雪国耻洒热血,真理在,很难消。梦断推窗听鼓角,冷月皎,流萤高。身居京华,常盼雁归巢。抽出心丝填旧句,写往事,万年骄。”

参加过长征的女红军王定国很喜欢写诗。她在《忆长征》中写道:“长征回忆当年事,营渠战役羽旄驰。蓬安丰壤丁家坪,敌来我往两相持。残尸碎骨满山野,觅女呼儿动四垂。白匪猖狂今安在?神州处处树红旗。”

如今,健在的红军将士虽越来越少,但他们留下的长征诗词让我们常读常新。

颂长征·写意

闻一多曾说:“诗人对诗的贡献是次要问题,重要的是使人精神有所寄托。”今天,为什么我们回望长征,总是心潮起伏?原因之一便是,长征中那艰苦卓绝的跋涉、运筹帷幄的会议、绝处逢生的奇迹、雄壮豪迈的胜利,都是这支队伍精神的彰显、意志的体现。也正因为如此,长征才如磁石、如火炬般吸引着、引领着我们不断怀念、永远歌颂。

1986年的一天,开国少将傅崇碧回忆长征,赋诗道:“长征路上真艰险,敌人围截来追赶。前进道上又堵拦,白天鏖战夜间转。红军战士有困难,群众自动来支援。遇到艰苦和危险,干部带头走在前。”诗作生动描绘了长征的艰险,特别是后四句,道出了长征胜利的两个重要原因:人民支持、干部带头。

2006年8月,开国少将王贵德写下《满江红·纪念长征胜利七十周年》:“大拔风云,惊雷滚,赤旗漫卷。抗豪绅,农民暴动,棱棱光闪。十六男儿辞故里,五番‘围剿’音书断。最难忘,鲜血染湘江,潮谁挽?会遵义,更航线,穿赤水,迂迴转。过雪山草地,无数天堑。强敌堵追成旧梦,全民抗战开新面。七十年,一曲铁流歌,军魂赞。”

对于参加长征的红军将士,有人这样说,他们把自己书写在潮一般的历史上,雕刻在诗一样的岁月里。

长征,是“把一只脚放在另一只脚前面”,坚定不移走出来的英雄史诗。如果说,90年前的那次远征,是精神的壮歌、信仰的迸发,那么,今天行进在新长征路上的我们,更需要以长征精神凝聚信念、守护初心。让我们在品读长征诗词中汲取精神养分,把新的长征作为又一场“精神抖擞的胜利进军”。

从唐宋八大家文风所想到的

■ 剑 钩

文化博览

中国有句老话叫“文如其人”,若放到文学层面,就体现在作家的文风上。自古以来,流传下来的文学经典,尽管时代不同,且作家创作的题材纷繁,风格多样,但恒久不变的是,这些文学大家的文风都离不开“言之有物、言简意赅、言必有中、言近旨远”的基本框架,就是人们常说的“文以载道,不务虚言”。1200多年前,唐朝文学大家韩愈和柳宗元领导过一场改革文风的“古文运动”。他们提出了“文以明道”“文道结合”的主张,倡导学习先秦、两汉“言之有物”“言贵创新”的优秀散文,进而开拓了一代文风的先河。

“文起八代之衰,而道济天下之溺。”出自苏轼在《潮州韩文公庙碑》中对韩愈的赞誉,颂扬了他重振文风的功绩。苏轼的碑文以轻松的笔调,道出了韩愈在谈笑风生间引领了一场声势浩大的“古文运动”,让天下文人纷纷齐聚麾下,使文风又回到正路上来,且持续了三百年之久。

苏轼所言“八代之衰”是指两晋之后,文坛的文风变味了,到了隋末唐初,这种末流文风仍未得到彻底改变。从形式上讲,当时几乎无文不骈、无语不偶,形式主义大盛其道;从内容上讲,沉迷风花雪月、儿女情长,甚至无病呻吟。这种文风影响到了社会风气,也遭到文学界有识之士的反对,引发了一场文风优劣之争。直至韩愈和柳宗元的出现,终于形成文坛的一股清流。

韩愈就毫不讳言地说:“而方闻国家之仕进者,必举于州县,然后升于礼部、吏部,试之以绣绘雕琢之文,考之以声势之逆顺,章句之短长,中其程式者,然后得从下士之列。虽有化俗之方,安边之画,不繇是而稍进,万不有一得焉。彼惟恐入山之不深,入林之不密,其影响昧昧,惟恐闻于人也。”与韩愈同感,柳宗元也讽刺有些文人的骈文是“眩耀为文,琐碎排偶;抽黄对白,吮晬飞走;骈四骊六,锦心绣口”。

两位文学大家一道主张“惟陈言之务去”“文以明道”,并身先士卒从事散文创作,发起了“古文运动”。他们这一时期的散文创作大放异彩,像韩愈的《师说》、柳宗元的《永州八记》等作品践行了他们倡导的文以明道、言之有物的清新文风,后经欧阳修、王安石、苏洵、苏轼、苏辙、曾巩等人的接续,开启了“唐宋八大家”的辉煌,进而成为影响中国文学千年之久的主流正脉。

纵观唐宋八大家的散文,他们的作品都很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、道德宣传、情感表达和文学批评。他们的作品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不做作,不矫饰。像王安石的《游褒禅山记》中写山,笔触缘山而议,进而发出“世之奇伟、瑰怪,非常之观,常在于险远”的感慨。这篇散文也体现出他的文学主张。此文以游记命题,重点却不在览胜,而在借景抒情。王安石认为文和辞的关系就是内容和形式的关系。他在书信《上人书》中提出:“且所谓文者,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;所谓辞者,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。诚使巧且华,不必适用;诚使适用,亦不必巧且华。”他的意思是说,为文一定要做到有益于

社会。修辞就像在器皿上雕刻绘画一样,精巧而华丽,但不一定适用;如果很有用,也不一定精巧华丽。

唐宋八大家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个很重要的文学现象。回顾那场声势浩大的“古文运动”,对之后诸多历史时期的文风产生了深远影响,即便今天也给人们留下很多值得借鉴的启示和思考。从历史上看,我国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和延安整风运动中的“反对党八股”,也都对改进文风起了强大的推动作用。毛泽东同志提出:“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,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,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”,并一针见血地指出:“学风和文风也都是党的作风,都是党风。”毛泽东同志这些论述是极为深刻的。他把改进文风和学风上升到了改进党风的高度,为我党遵循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,提高党员干部在群众心中的形象,纠正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,解决党风方面存在的问题都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。

文风从来都不是单纯的文风问题,从唐宋“古文运动”,到五四新文化运动,再到延安整风运动,都在倡导一种“言之有物”“贴近民众”“不务虚言”“接地气”的文风。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,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、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。这也让我想到了唐宋八大家提出的“文以明道”“文道结合”的主张。若放在今天,这个“文”就是新时代的“文”,要有新时代的特点,要“言之有物”,创作出无愧于新时代的作品来;这个“道”就是文学工作者身上所肩负的使命,要深入火热的社会,到人民群众中去,要“言贵创新”,唱响主旋律,吹响新时代号角。



阅 图

奔向终点

薛 祺摄

这幅作品拍摄的是陆军某部官兵在训练间隙组织小比武、小竞赛的场景。官兵你追我赶、全力奔向终点。作者运用广角镜头拓宽视野,突出层次感,以水平构图将官兵奔跑的动态美融入画面,展现了大家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。

(点评:汪文祺)

北国之秋

■ 张 智

把秋天的景色尽情分享。

一到秋日,北京便多了很多赏秋的好去处。香山红叶早已远近闻名,到香山赏红叶的人们在山路中络绎不绝。那些被人们熟知的古寺、山峦、楼台,在秋日的装点下,焕发出别样风采。最让我心动的是秋天的长城。它带着雄壮与豪情,在山峦跌宕中起起伏伏,和军人的心跳同频。

那是一场急匆匆奔赴的旅行,也是一场心心念念的深秋之约。在远郊的公路上,汽车行驶了近两个小时,翻越连绵不绝的群山。路边丛林时而红灿灿,金闪闪,时而又绿油油,再夹杂着绿色树枝和蓝色湖面,让人感觉像掉进了自然的调色板。到达目的地时,我们远远看到群山之巅,一条灰色的巨龙在山顶俯卧盘旋,静静凝视着远方的人群。

著名的八达岭长城,因其雄伟、壮观,吸引着一批又一批观光者千里迢迢

而来。登上烽火台极目远望,群山冷冽清峻,层层叠叠,如万马嘶鸣般从天际线上奔腾而来。泱泱万里的华北平原上,大地在震颤,旌旗在呐喊,一条条山脉像离弦的箭矢,闪着寒光射向远方。长城像蜿蜒的巨龙盘踞在群山之巅,银灰色的躯体忽高忽低,或仰天咆哮,或低头沉吟,如战鼓的律动在历史的浩荡交响中骤起。这一刻,我感受到那份跨越时空的震撼与感动,民族的英雄在历史的烟云中昂然挺立,英雄的民族在滚滚洪流中奋力向前,共同铸就了这穿越千年的不屈脊梁。我想,这正是长城千百年积淀的沧桑与力量。

“最是一年秋好处,踏泥沾酒不辞遥。”那年的秋是最美的秋,也是让人留恋的秋。我来不及把秋日的神韵探尽,便在落日余晖中匆匆告别。再回望,那条蜿蜒的巨龙高高挺立,在夜色的掩映下愈发雄壮,就像一位披坚执锐的勇士,如炬的目光穿透时空,凝望远方。

创作谈

“碧海蓝天,海鸥飞翔,年轻的战士身着洁白水兵服,印有金锚的飘带与舰艇上斑斓的满旗随风飞舞……”多年前,我正是带着这份镌刻在心里的儿时记忆来到海军。

10余年来,切身的经历让我对这份浪漫的印象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。其实,航行在茫茫大海上的水兵,生活是相对枯燥单调的。他们远离陆地,与亲人隔绝,狂风巨浪、恶劣气候时常相伴相随。

军舰上悬挂满旗是各国海军通行的礼仪。每到重大节日、典礼、阅兵、出访停泊他国港口等场合时,军舰会悬挂满旗。这种礼仪所体现出的,不仅是一个国家海军的风貌,更体现了一个主权国家的庄重威严。

水兵、满旗、大海,激发了我内心深处的情感和表达的欲望。我一直想将海军特色的最美瞬间定格在画中。《爱在大海》正是以海军为题材创作的油画作品。



爱在大海(油画)

王 睿作